

满囤住院



·小说·

一人腊月，满囤的心就一天比一天重，没事就闷头抽烟，一根接一根，直熏得满屋子的烟，从不太严实的木格窗隙传出，满囤还是不停歇的抽，多年的气管炎也就更加厉害了，咳起来上气不接下气。咳过之后，满囤抹一把鼻涕眼泪，依旧不肯掐灭手中那根烧得只剩下烟屁股的“红旗渠”。

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再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坐在炕沿上喷云吐雾的满囤，一想起儿子儿媳，嘴角不由的向上扬起，露出了几颗不太齐整，且已被烟熏黑的牙齿。

儿子儿媳是高中时的同学，在学校两人关系就要好。高中毕业后，两人自知上大学无望，便想一同去太原打工，满囤知道后也不阻拦。说实话，即使儿子考上了大学，他也无力供养。满囤和老伴守着几亩薄田度日，春种秋收，年复一年的，种了大半辈子地，也没积攒下几个钱。

老伴受不了这满屋子的烟气，在院子里喂着那几只咕咕乱叫的鸡，就出门闲唠捎带着买菜去了，不磨蹭到做饭的点是不会回来的。

抽累了，满囤就斜歪到被垛上，夹在手上的烟兀自燃着。烟气直直的飘上秸秆铺漫的顶棚，顺着被熏黑的顶棚，拥挤拥挤的再从四面发黄的墙壁滑下来，也滑过泥在隔墙中只露出一半儿的横梁。看到那根水桶般粗的横梁，满囤的嘴角又微微向上扬起，几颗歪歪扭扭的黑牙齿再次从干裂的唇间闪了出来。

这横梁是从老丈人家拉来的，在满屋子的烟雾中，满囤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盖房的情景。满囤兄妹四个，他在家排行老二。在那一个工分只值一两毛钱的年代，父母将他们兄妹几个拉扯大也真是不易。在缺吃少穿年代，父母最大的心愿是家中有吃不完的粮食。只上过几天识字扫盲班的父亲，借姓氏之便，为依次出生的兄弟取名梁满缸、梁满囤、梁满仓，直到女儿满意出生，父亲才稍稍松了口气。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半大小子吃死老子。

缺吃少穿的日子过得也是飞快，只一眨眼的功夫，大哥满缸就到了成家的年纪。一家人挤在三间房还勉强住，要是娶媳妇，先就过不了相家这一关。没办法，父母和他们兄弟几个合力，又在西墙边用土坯盖了三间偏房，大哥娶媳妇就娶在这三间偏房里。轮

到他结婚的时候，哥和嫂子搬了出去，暂时借住在队里饲养场的一间空房里。那房以前是堆草料的，紧挨的是喂牛养马的饲养室。自从包产到户后，队里的牲口也分组到户了，饲养场基本就闲置着，但是那种刺鼻的牛马粪味依旧挥之不去。满囤清楚地记得，给哥嫂搬家的那一天，他心里有多难过，父母也唉声叹气愁得没办法。

弟弟满仓只比他小三岁，迟早有一天，他和媳妇也会像哥嫂一样从这三间偏房里搬出去。满囤不想住饲养场，他想有自己的房。从给哥嫂搬家的那一天起，他就有了这种想法。

结婚第二年，满囤向队里申请了块宅基地，宅基地批下来不久，满囤就开始为盖房做准备了。夏天农闲的时候，满囤和媳妇用木板车拉来一车一车的黄土，打成结实的土坯，一层层码起晾干。冬天农闲的时候，满囤就去几十里外的后山拉木料，三间房的椽子檩条和棚板，都是他一车一车从后山拉回来的。那时候真苦呀！大冬天的，天不明就出门了，直到第二天天黑才能赶回来。路上饿了，吃几口从家带来的干粮，渴了就吃几口背阴处残留的积雪。为盖这三间房，真是汗水一身一身地淌……一想到这些，满囤就下意识猛地猛吸两口烟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减掉当年的苦，当年的累。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，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剧咳。满囤擦一把擦出来的眼泪，从心里感叹，那时候真年轻呀！有一把子力气。

年轻时满囤很是要强，借钱买来几千块青砖，把房盖成了当时最时兴的砖房。老丈人心疼女婿，把门前长了十几年的两棵大杨树放倒，拉来做了两根横梁。为盖房，满囤起早贪黑地忙，总算在弟弟满仓结婚前搬了出来。原本还算壮实的身体，一下子瘦了20多斤，打那之后，满囤再也没有胖起来。满囤记得，搬进新家的时候，墙灰还是湿的，孩子开心地舞着一双小手，在墙上挠，留下了几道指甲印，到现在，那印子还在墙上。满囤眯眼看着墙上那几道指甲印，就感叹这日子过得真快，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儿子也结婚了。儿子的新房是前两年预备下的，在这三间房的西边儿，一砖到顶的也盖了三间，大门大窗的，用的全是铝合金。春天里，儿子打电话说想要结婚了。满囤说，结就结吧。儿子说，得给女方拿一万块

钱的彩礼。满囤说，不多。第二天，满囤把钱汇给了儿子。过了几日，儿子又打电话说，婚期定在五一吧？五一我们放假。满囤说，行！我和你妈在家张罗，你提前一两日回来。儿子在电话里噢噢着不肯挂电话。满囤说，还有啥事你说嘛！儿子这才嗷嗷吧吧地说，还得给女方拿八千块钱席面钱。满囤说，不多不多，明个就给你汇过去。儿子知道家底，父母一辈子的地忙活，攒点钱不易。满囤也明白时下说媳妇的行情，四邻八乡的说媳妇，给女方的彩礼，少则四五万，多的已经到了七八万了，这钱还真不多。

日子定下后，满囤马不停蹄的和老伴为儿子的婚事做准备。看家俱，买家电，做被褥，最后订厨师傅做酒席……新媳妇娶过门后，满囤欠债近三万元。满囤乐呵呵地对关心也捎带着打探底细的左邻右舍，亲戚朋友们说，不多，不多！

秋天，满囤跟着一个小包工队到邻村给人盖房，他想多挣些钱，好把儿子结婚欠下的债早些还上。满囤不会砌砖，只能拉沙拌灰的做小工。和沙灰的时候，飞起来的水泥灰常把他呛得咳嗽起来就更厉害了，就这他也舍不得丢掉夹在指缝里的“红旗渠”。

“满囤哥，人家现在都抽红塔山了，谁还抽这个。看这烂烟把你呛得！”满囤擦一把咳出的眼泪，对正笑话他的二狗说，这烟抽着带劲，提神。

最早抽烟的时候是十八九岁，那时候只觉着喷云吐雾的特别拽，没啥过瘾。真正有过瘾的时候是盖好新房。搬进新房后，不知是盖房累垮了身体，还是拼命流汗有了一份家业后的那种成就感，总而言之，他一抽烟就特精神，那烟味儿闻起来就香，就提神。满囤从不抽好烟，三五毛钱一盒的劣质烟抽着有劲儿，就这也有买不起的时候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满囤就揣着半盒火柴和几片卷烟纸出了门，往胡同口的大青石上一蹲，用眼在四下里一捋摸，准能找到三两根烟屁股。满囤抖着手把烟屁股捡起来撕开，又抖着手把里面的烟丝倒在纸上，只三五下，便卷成了一根细细的烟。满囤抖着手划着一根火柴把烟点着……三两口之后，手就不抖了。满囤蹲在大青石上把这根自制的烟抽完后，心里骂了句，真丢人哩！这瘾上来了咋跟猫抓心一样？

抽着抽着，满囤就抽成了气管炎，这一

咳就咳了好多年。

腊月二十九眨眼就要到了，儿子儿媳就要回来了。满囤在心里盘算着这个年怎么过。儿子儿媳结婚头一年，亲戚怎么跑，亲家来了怎么招待？那可不是仁瓜俩枣的事，要真金白银说话哩。满囤越想越闹心，越想越愁人。腊月二十八，满囤住进了医院。

老伴说，过年的，人家都出院哩住院？你忍两天，等过了年咱再住。满囤说，忍不了啦，再忍年都过不成啦。老伴吓得赶紧收拾东西，陪他住进了县医院。

再有两天就是大年初一，能出院的都紧赶着办手续回家过年了。平时像超市一样热闹拥挤的医院，显出了少有的冷清。

满囤住六个人的大间，大间便宜。过年病人都回家了，说是住六人，其实只有满囤和老伴两人住。这病房比满囤的三间房都宽敞，又暖和又亮堂。满囤心里说，这下来值了，就是每天得花钱。满囤住院，把家里仅有的两千块钱都带来了。这钱是他在工地上当了几个月小工，搬砖递瓦和沙灰，出力流汗挣下的。一部分拣紧要的还了债，留下的这两千块钱，是准备过年用的。

主治医生用听诊器在满囤有些干瘪的胸脯上听了听，建议他做个全面检查。满囤说，这是老毛病，输点消炎药就好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满囤的语气里有些央求的味道。

和满囤年龄不相上的主治医生，眼睛在镜片后眨了几下，似乎是做了一番综合考量后说，马上就过年了，既然是老毛病，那就依你，先输点消炎药，需要做什么检查，年后看情况再说。满囤感激地掏出一千块钱交到儿媳手里，说这是为小两口准备的过年跑亲戚的钱。本来头一年应该好好地给他们张罗一番，没想到病了，亲家和一干亲戚们也没法招待了，只能让他们小两口自己看着办了。

看着病成这样的公公，还这么小心地记惦着这些礼数，儿媳也感动的落下了眼泪。

满囤住院不满两日，病情似乎一下子加重了。他不停地咳嗽，断断续续地和儿媳说着话，还让老伴拿出一千块钱交到儿媳手里，说这是为小两口准备的过年跑亲戚的钱。本来头一年应该好好地给他们张罗一番，没想到病了，亲家和一干亲戚们也没法招待了，只能让他们小两口自己看着办了。看着病成这样的公公，还这么小心地记惦着这些礼数，儿媳也感动的落下了眼泪。（下转 B2 版）

·词·

定风波·壬寅抗疫 (外三首)

◆牛智贤

岁月无情又一春，病魔恣意入家门。上海吉林如累卵。力挽。莫招瘟鬼卷咱身。
党政共抓严密守，休走。戴齐口罩手冲勤。消毒隔离遵预案，防患。克仇制胜自由人。

画堂春·疫中又见香椿

疫情严峻树篱笆，大城小地排查。校园封闭未还家，庭院哪存？
幸遇日前放假，归来瞥见椿芽。嫩鲜微绿紫如花，尽享三蒸。

采桑子·春日思绪

田间除草多勤快，怜爱秧苗。怜爱秧苗。盼好收成、天早最心焦。
牵肠异地奔波苦，昼夜辛劳。昼夜辛劳。城市乡村、两处少逍遥。

忆秦娥·壬寅中考取消实践类 考试有感

新冠烈，城乡控疫齐关切。齐关切。中考又到，变通皆悦。回头非典年榴月，三门主课分优劣。分优劣。多头并进，更高飞越。

